

明雜史十六種

(三)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

明雜史十六種

(十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

# 第十二册目錄

孤兒籲天錄十六卷、卷之末一卷(卷之十二—卷之末) ······	一
卷之十二 ······	三
卷之十三 ······	八七
卷之十四 ······	二〇九
卷之十五 ······	三一七
卷之十六 ······	三八一
卷之末 ······	四五九

〔清〕楊山松 撰

孤兒籤天錄十六卷、卷之末一卷

（卷之十二—卷之末）



孤兒籲天錄卷之十二

楚 武陵楊山松忍古著

襄夔剿局之論第十二之上

奉命督師無專治之地。賊之所在卽督師之所在矣。自己卯十月至庚辰三月以張逆在房竹西典而不得不襄。自庚辰四月至七月以曹過九股在歸當與遠而不得不襄。於是乎襄夔之剿局斯受名焉。其剿其撫較若列眉降寇老兵類能言之。非操觚染翰者所可抹煞也。然使畏心公道不在操觚染翰而在降寇老兵其有幸乎。編襄夔剿局之論第十二文字冗長分爲上下二卷。

華嚴禳蝗雖衆口之所沸騰者當另爲一卷而於文  
不多且亦夔陵剿局內之一事也因附見此卷之下  
夏允彝幸存錄云楊至楚申軍令鼓將士一時赫狀旋敗  
獻忠而圖之瑪瑙山獻忠出戰墜馬幾被獲將謂剿功必  
可成

明季遺聞云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  
燦故智謀以鄭事委鄭撫袁繼咸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  
鶴貪懦巧詔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  
爭傳笑之

流寇志云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中嗣昌亦受事

詔逮文燦入京罷湖廣巡撫方孔炤

嗣昌奏薦余爵楊

卓狀爲兵部職方司主事軍前監紀老廻廻革里眼左  
金王南營四股合馬賊萬騎扛手萬餘自蘄黃走江上分  
屯英霍潛太諸寨脅從者漸衆亦二萬人突犯安慶桐城  
諸路應天巡撫鄭瑄移師駐安慶太監劉元斌督禁軍三  
千駐麻城邊將王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邦賊賊每避兩  
軍猶革多購駁黃斬水人爲間諜或攜藥囊者卒爲醫卜  
或談青烏姑布五行星氣家言或縕衣黃冠或賣械挑猱  
緣竿走索鬻餉乞食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兵多則奔竄  
少則迎敵我師搜山清野則突出機關及列陳平原賊又

負險深籌，賊反爲主，兵反爲客，相持逾年，毒流四境，川遼  
兵多戍，不能無驛騷，民間苦之。賊每僞稱官兵，給開山寨，  
而兵之入山寨者，往往掠其牲飼，辱其子女，爲害復不減  
於賊，故寨民每瞭見補福持械而騎者，不問爲兵與賊，堅  
壁拒之，藥弩虎槍，憑險而施，莫可誰何。桐城安慶獲賊  
謀，滾馬余仁順虎二小廝，分守武昌道叅議袁繼咸，以  
兵掘賊巢，擒賊首呂瘦子，降賊千餘，詔繼咸監軍分守鄖  
陽道。

綏寇紀畧開縣敗篇中云，嗣昌旣行十五日，<sub>九月</sub>於磁州  
謝恩，十九日過河抵汴，檄有司諭上意以救民水火，二十

九日至襄陽入文燦軍中先是大良玉羅狹山之敗獻忠謀入秦秦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蜀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寧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境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闢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窺大寧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王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其明沒於陣裨較多傷九月方國安所部將岳宗文譚鈕破賊於三尖峰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材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蕭家坡入楚文燦待罪襄陽兩月自審禍及羣帥詭稱

治父聽刑不受發召賊狂走巴山庸部文燦不知所出原註云張縉彥奏以爲秦督鄭崇儉兵一譁再譁駐師興安茫無進取總兵陳洪範誤信五營貼兵被創今逍遙何地左良玉署掌河南總兵關防未見成功河南總兵應否別推用嗣昌旣視事十月朔大誓三軍方孔焰左良玉劉元斌自當陽陳洪範自鄖陽來會楊素有口辯加使相威重爲諸君述上語申訓誠又自以受厚恩誓必滅賊誅賞所必行副將以下皆失色退與文燦語頗尤之文燦訴兩年剿餉不至者六十餘萬又新附諸人不從逆均州五營雖亾去其中多思自拔者欲以此爲解嗣昌納其說累疏聞李萬慶從征請得比劉國能給以餉張伯鯨以乏興貶秩司官王揚基李爲珩白衣視事

從督師請也是月也彗星見上傳旨脩省以王紹爲河南總兵賊革里眼等掠葉縣逼沈丘入項城之郛焚之犯光山副將張琮刁明忠率禁旅逾山行九十里及其巢賊大營已移挑其鋒反鬪先驅射賊殪絳袍而馳者二人知光山吳敏所齊天瑞至士益奮追奔四十里斬首一千七百五十級明世宗詔頒賞

崇禎朝紀名云嗣昌馳至武昌申明軍令鼓舞將卒一時赫然有賊黨劉國能來降國能者陝西諸生衆亂推爲帥至是降於嗣昌嗣昌造其壘信宿而返國能感動傾心嗣昌先遣兵搜捕李自成自成跳入雒陽山中不可得而均

州賊帥王光恩亦來降。嗣昌以左良玉所部多降將，謂倚以辦賊，疏請於上，拜爲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

嚴首昇上其相公書云：留侯善用人，武侯重求言。魏公之了西事，鄭公之了北事，皆忍饑寒耐勞苦爲之，蓋能辛苦也。三者自古人臣立身許國之大本也。執事以佻佻公子，盛脩儀容，是不能辛苦也。受任以來，未見一日向人訪以如何如何，人亦不敢向執事曰如何如何。此何事可以獨謀，是不求言也。執事果能虛懷任人，但應爲相正不必兼爲將，既已出鎮襄陽，非但應守襄陽，其餘所在險要，便當

其難其慎推賢讓能與其成功。至於提兵殺賊尤武臣事何得與賊競走此何事可以獨辦是不能用同事共功之人也。自古艱大之臣必有入幕之客採訪天下儒者與其籌決下至占風望氣亦有專門之士執事門下皆形家星家投壺方術與一切不識字之山人授以游擊偏裨求一二奇謀博識之人不可得卽求一二敢歎無賴之人不可得卽求一二雞鳴狗盜之人亦不可得是不能用人也。又云顧乃終日報捷圖譖城形僞言被擒欺上罔下。

按先人在軍刻有督師載筆八卷今雖亾失而奏疏目歷存者猶十之七八且松始終在事不可誣也。先人

拜命卽草有救民水火約法三章之檄。通行馳飭。指凶失

十月朔至襄受事。初五日具軍務一疏云。臣於九月二十二日汴城拜疏。卽擬星馳時值巡撫李仙風回省。與之面商軍務。漏三下始休。二十三日行抵尉氏。二十四日過洧川。至許州。二十五日至襄城。二十六日至葉縣。各值天雨。行止一程。二十七日過保安。至裕州。二十八日過博望。至南陽。二十九日過林水。至新野。漏已二下。卽催夫馬夜行五十里。次日辰過呂堰。申抵襄陽。隨詣公署。開讀勅書。率文武官屬拜叩成禮。是爲十月之朔矣。維時理臣熊文燦。監臣劉元斌。鎮臣左良玉。俱

在襄陽撫臣方孔炤則自當陽鎮臣陳洪範自鄖陽來會各與面商軍事凡二日而始知其槩除詢度情形另本上聞外竊觀大河以南寇殘日久宜乎當事者拯溺救焚朝不及夕乃臣馳檄奏聞節制官兵轉運糧餉二事曾無有直下承當應手立奏之實而交際繁文則皆不免臣於撫按大吏封郤其書厲語其使再至必叅乃有無知有司亦具程狀如葉縣知縣朱新運者臣將其人細打一百示衆臣旣仰遵功令峻絕私交以後用兵轉餉慢令違期必狀盡法叅處而臣所過親王封國朝覲率多辭免又加臣禮儀臣思親王分尊不容不受

或寄之縣庫給犒官兵或俟賞功取用至臣已抵襄陽距承天密邇理應謁陵但因軍務不皇容俟事寧展敬釐定標兵左營二千以游擊汪雲鳳統之右營二千以副將周繼先統之中營馬兵二千以中軍副將陳可立統之。狀徒有標兵之名寃發各路防剿又具審察賊情決定兵計一疏以賊尙在山防剿次第分合責成之槩聞於上云一節撫王鰲永首扼鄖陽要衝總兵陳洪範副總兵周繼先等調防金漆等灘併力剿殺毋容窺渡如賊繇房縣該撫鎮卽提兵下均州尙徑走穀城舊路該撫鎮卽提兵下穀城一總兵左良玉專扼均州